

我抽送了幾下，便高洩出來。GODD-AMNIT！近來每次喝完酒後幹這回事，總是心神恍惚，集中不到那把勁。

我把頭埋在ADA 草原般柔軟的長髮裏，喘着氣，她咕唔地說着些什麼，我一句也聽不進去。

我實在太不濟事，雖然心內一點歡意也沒有。突然，我發覺自己雙手猛力地握在ADA那雙嫩弱的乳房上。DAVID！DAVID！這次我準聽到她說的是什麼了。SHUT UP！FUCK YOU！我甚至聽到自己的回答。

我將咀吧移到她熾熱的雙唇上，立刻衝動得幾乎想把這對小肉堆咬下來。我的龐大的身軀不斷地加強力量，好像要把這隻可憐的小羔羊壓個稀爛似的。

ADA眼裏發出的某種一瞬即逝的光芒，突然在黑暗中攫住了我。或許，那是我自己眼中的光芒吧？我不敢肯定。

我迅速地溶化，散落在ADA的驅體旁。

我第一次見到ADA，是在電腦資料中心裏。披了一肩長髮，面上的脂粉薄得可以，掩蓋不了透上來的膚色，這個小女孩竟然對我說：

「唏！你入來做什麼？有沒有通行證件？」

「沒有。」我把眼睛盯死在她衣領下沒有扣上鈕子的夾縫裏。那時是八月，電腦室外的冷氣比想像的為低。

「那麼你找誰？有什麼事？」

我的目光明顯地使她覺得不自然，她低頭自我檢討了一下。

「我是DAVID T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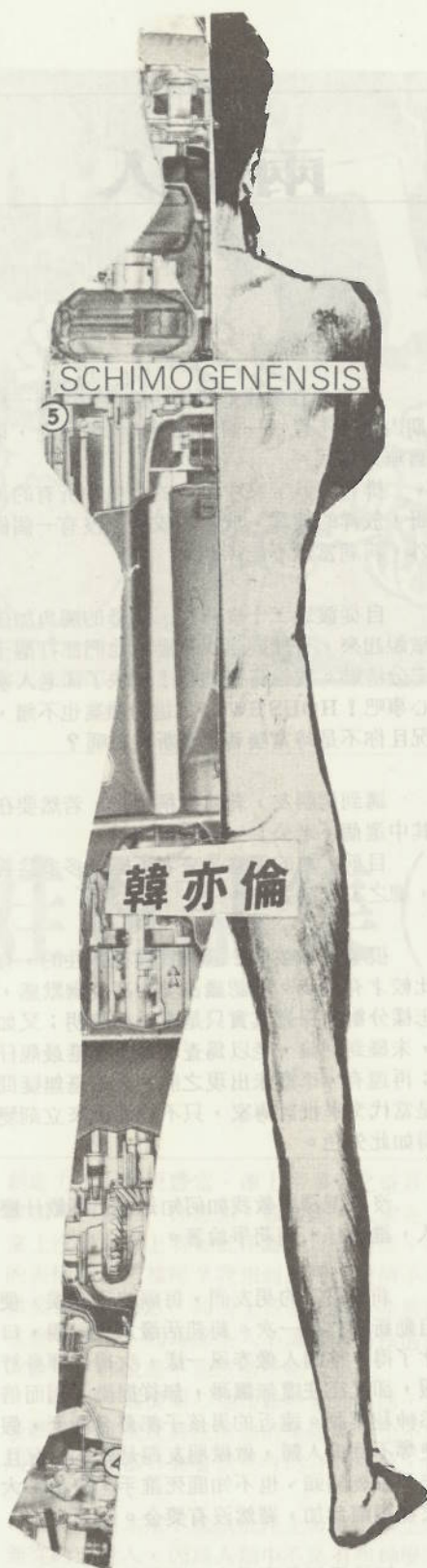
「她的面上立刻泛起一度比那略施的脂粉還要紅的霞彩。「噢，對不起，TSO SIR，我不知道是你……」

我絕對不喜歡女孩子對我作這樣的反應。「SIR」不應該是她們對我尊敬／崇拜／仰慕的主要原因。I KNOW WHAT I AM。在電梯裏，酒吧內，街道上，當她們的目光在游移不定之中突然間像遇到磁石般投向我的面孔週圍時，我知道那不過是遺傳學的正確性的另一個小證明而已。當然，澳洲那十多年的時間對DAVID TSO在營養學、社交儀態、業餘興趣方面的培養，貢獻沒十分大，但我始終認為：我是DADDY和MUMMY的最佳混合物。

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SHIRLEY 這個優女不肯面對這點現實。

後悔的應該是她。一個年青（不過三十出頭）、英俊、任職銀行副總經理、思想新潮的丈夫，就這麼輕易放棄？

女孩子都是沒腦的。上帝創造她們時，或者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當然，我絕對不信什麼上帝，說出來你或許不信，我信任的只有一樣東西——電腦。



三星期後，我和ADA坐在寶馬上，在山頂路旁觀看夜景。

「你為什麼去讀電腦？」

這點好奇實在很難加以壓抑。A MAN LIKE ME, DOING THINGS LIKE THAT。

「我想捕捉宇宙中最抽象、最永恒的一點意義，那些瞬息萬變的符號，剛巧能滿足我的快感。」

她那幼嫩的眉梢底下，昇起了莫名其妙的惶惑。

而我的足爪，已背叛了我一息間還在炫耀的玄想，徹底在尋求最堅實的證據。

她扭曲起來，我幾乎摔了落梳化之下，仰首之間，天空中那顆閃耀着的星星，突然刺了我一下。

ADA！I WANT YOU！我已放棄了修辭學上的所有抑制。AS USUAL，自此後，我對一切聲音已完全沒有感覺。

我但覺她波浪式的驅體動律，和我的呼吸節奏異常地吻合。我喜歡最實在的感覺，REALLY, I LIKE IT！

在ADA之前，我已有MARIA、JUNE和LORETTA。我知道人們在背後說些什麼，不外是：唏，這個東西懂什麼銀行業務！不過是靠在CITIBANK混了什麼PROJECT MANAGER的銜頭，過來呃鬼佬！I COULDN'T CARE LESS！我就是這麼串，你奈我如何？誰說這個世界是由真材實料來論功行賞的？我就是那麼有型有款「有料」，吹七？

什麼PETER MA、JOSEPA LEE，我全看不在眼內，要放馬過來就放。

不過，我根本就沒興趣和他們鬥。我真懷念在CITIBANK裏那段時光，由早上八時到晚上十時許、甚至午夜，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偌大的冰冷的最具現代感的電腦室內，寫SYSTEMS REPORT，砌PROGRAM，整個世界凝在最複雜但又最整齊的機械結構裏，001010011……，完全沒有偶然、沒有囉囂、沒有糾纏不清的情感扭結……。

過了不知幾許時候，我終於坐起來，略呆滯地點着了一枝放在牀頭几的DUNHILL，深深地吸了幾口。我甚至不想側頭去望ADA。這或許是我的壞習慣，在幹完那回事之後我總是像退了高燒初愈的病人，沒有熱情沒有勁。怪不得LORETTA——在人事部工作的那個十三點，說我表面英偉，實際上可能是……（她幾時變成這般「有腦」），我最近真的有點恐懼。

所以我要喝大量的酒，到目前為止，酒還能夠給我衝勁，使我衝動。

我不知道我和ADA的AFFAIR會維持多久，女孩子們對我不知怎的都好像有些不自覺的憐憫似的，事後很少給我麻煩。

ADA柔滑的手又搭在我的臂上，但窗外點點的繁星已完全使我清醒過來。

於是，我又想到枯頭那支XO。